

# 走过陕北

厚夫◎著

黄土地上的壮丽诗篇  
人文赤子的深情恋歌



商务印书馆  
国际有限公司

# 走过陕北

厚夫◎著



商务印书馆  
国际有限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过陕北 / 厚夫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2016.5  
ISBN 978-7-5176-0233-0

I. ①走… II. ①厚…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3146 号

## 走过陕北

作 者 厚 夫

出版发行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编 100010)

(总编室电话 010-65592876 市场营销部电话 010-65598498)

网 址 [www.cpi1993.com](http://www.cpi199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09 千字

印 张 16.75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6-023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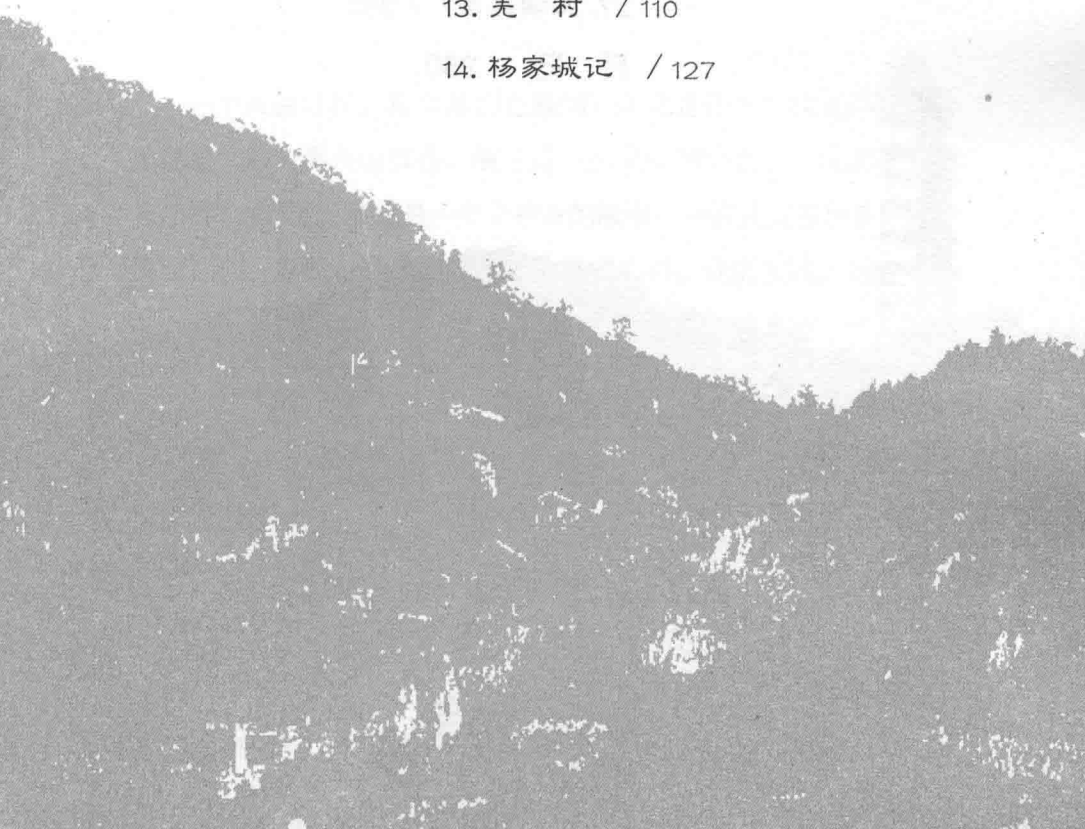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我公司联系调换。

目  
录

1. 陕北守望 / 001
2. 梦意桥山 / 007
3. 禹迹陕北 / 013
4. 激情壶口 / 019
5. 长城随想 / 025
6. 漫步秦直道 / 040
7. 叩访蒙恬 / 047
8. 扶苏墓前 / 060
9. 统万城寻踪 / 068
10. 赫连勃勃墓考辨 / 087
11. 万花魂 / 096
12. 玉华清凉 / 103
13. 羌 村 / 110
14. 杨家城记 / 127



15. 芦关访古 / 139
  16. 过金锁关 / 146
  17. 千古范仲淹 / 153
  18. 石宫寺记 / 159
  19. 大风中的西夏王陵 / 165
  20. 可怜无定河畔骨 / 171
  21. 蕲王祠 / 188
  22. 在成吉思汗陵遭遇暴雨 / 198
  23. 李自成行宫沉思 / 202
  24. 榆林四记 / 220
  25. 去看那个景 / 239
  26. 裁望宝塔 / 245
  27. 阅读路遥 / 252
- 后 记 / 260



一个人的时候，我常常扪心暗问：陕北是什么？陕北是一片片连绵起伏的黄褐色的群山，陕北是一朵朵缥缈的白云，陕北是一首首抒情的信天游，陕北是一个个神奇的故事——答案是多种多样的。然而，有一点我心里最清楚，陕北是我的根，我的家园。她在我心中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她变成一棵孤独的老树，一茎抗争狂风的弱草，一张诠释生命图腾的剪纸，一曲嘹亮的唢呐声，一阵狂飙似的安塞腰鼓……

仔细检索陕北一页页泛黄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陕北的开发总与陕北高原上刀光剑影的战争史直接相关。

远古的陕北，几乎是一片“化外之地”，中原王朝始终没有建立其有效的统治。虽说今天陕北高原到处流传着“人文初祖”黄帝和治水英雄大禹的故事，黄陵桥山郁郁苍苍的古柏和黄河壶口瀑布





飞湍的激流力证着古老的传说，但那毕竟是遥远的梦，直至公元前221年，用先进生产力武装起来的秦国彻底剪灭了称雄一时的六国，统一了华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千古一帝”秦始皇为了维护边疆稳定，派一支30万之众的庞大军队从帝都咸阳出发，浩浩荡荡，穿过陕北高原，深入到河套地区，横扫匈奴骑兵。想一想，大将军蒙恬控制高阙要塞，设置新县，迁徙百姓，修筑万里长城，其势何等壮观！这一切，如果没有昌盛的国势、国运，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将无从谈起。再仔细想一想，在当时的交通状况下，尽管出现了足踏咸阳、头抵阴山的战略道路——直道，但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人员和物资的调动仍然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与其疲于应战，不如扎根其中。长城的修筑，这种貌似笨拙实为机智的庞大防御工事的出现，是冷兵器时代的伟大战略构想，某种程度上有“以吾之长制人之短”的味道。面对精于骑射、灵活机动、来去飘忽的北方游牧民族部落，长城的出现，使秦始皇在军事上从容不迫。于是，陕北高原上出现了第一次规模庞大的驻军史。蒙恬将30万大军戍守边疆，在陕北与鄂尔多斯高地之间的长城沿线设兵布防，重点防御匈奴立马高原，威胁建立在富庶的关中平原上的封建王权。几十万大军既要执行正常的军事任务，又要吃喝拉撒。其活动区域之广可想而知，其所带来的政治、军事等功能可想而知，其所带来的文化传播效应更可想而知。某种意义上，冤死在陕北高原上的蒙恬与扶苏，以及他们麾下的几十万大军，对陕北高原的早期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再过一千多年，也就是北宋时期，陕北高原迎来了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开发。当然，也同战争有关。唐末时期因协助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而内迁至陕北高原的党项军事集团，在北宋初期不甘臣服，而专心造反，在银川建立了西夏政权。于是，北宋的西北边疆又起狼烟。北宋与西夏对峙地区主要是陕甘一带，而陕北是党项人的老巢，起家的地方，自然成为战争的中心。北宋一拨又一拨的著名将领来到了这块铁血锻铸的土地，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韩琦、范仲淹、沈括、种世衡等。史料记载，江南才子范仲淹任鄜延经略使知延州时，曾大规模发动当地群众屯田实边。而杭州钱塘才子沈括，出任鄜延经略安抚使兼知延州时，在陕北前线生活了两年零四个月。这位具有优秀科学品格的政府官员，把目光敏锐地投注到陕北的地质资源上，开始了中国石油化工的最早尝试。他亲自命名“石油”二字，并第一个用它代替煤烟，制造成墨，曰“延川石液”，且预言：“此物必大行于世……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沈括很有先见之明。

时序再过五六百年，也就是明王朝中后期，陕北又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时期，即大明的边防重镇时期。明成化年间，新崛起的蒙古鞑靼部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河套历来是军事要地，向北进兵可直逼宣府、京畿，危及江山社稷；向东越过大同府和雁门关一线，可跃马南下，逐鹿中原；向南可经陕北高原，直取富庶的关中平原。这三方，任何一种危机均可置明王朝于死地。明王朝在军事战略上的失误，造成了明中后期河套地区长期为蒙古贵族军事集团所占，造成了其头顶经常高悬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造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九镇”防备格局的出现。明王朝不仅在中国北方修筑了一道防备功能齐全的万里长城，而且派驻了庞大的军队。陕北境内的明长城，全线长达一千多公里，防区曰“延绥镇”。延绥镇的设置，使全陕北又一次成为边防要地。史料载，当年延绥镇在陕北境内明长城沿线设立 24 堡，分兵驻守，逾几万人。为了解决官兵的吃饭问题，当时采取了一种屯垦制度，官兵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延绥镇的治所榆林，原先是个流淌着“桃花水”的小村庄，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方在明朝中后期成为陕北地区乃至北方边关的一个重要军事重镇。那些京城受贬的王公贵族，从江南赶来做官的才子，众多的野战官兵，他们把南北各地的文化撒遍榆林的各个角落。由于战争，榆林承担起特殊的历史责任；同样由于战争，榆林成为“塞上名城”。于是，今天的榆林城里方有京城的四合院建筑，方吟出那著名的“榆林小曲”。

总之，战争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有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诸要素相保障。尽管秦始皇时曾兴修“直道”，大夏赫连勃勃时期曾兴修“圣人条”，使陕北高原的战略交通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在冷兵器时代，调用供给一支庞大军队的军需又谈何容易。就地取材，实行军屯、民屯，自然要砍伐与耕种，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早在战国时期，陕北横山山脉的树林已见于记载，甚至在秃尾河的源头，森林也相当多。而到今天，横山山脉已经童山濯濯。就连大夏赫连勃勃叹“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的统万城一带，如今亦是漠漠黄沙了。昔日清澈见底的“清水河”，早已苦涩地更名为“延

河”了。人口的过度增长，滥垦滥牧，造成了植被的破坏；植被的破坏，又导致了水土流失；水土一流失，当然谈不上丰衣足食。就这样，周而复始，愈演愈烈。毋庸讳言，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古代战争加速了陕北地区的植被破坏。

陕北这块土地上真正的工业开发，是20世纪之初的事。一千年前沈括亲自命名的“石油”，在此时终于有了属于中国人的工业开采。公元1905年，陕北的有识之士便敦促清政府开发陕北石油，于是清政府调动20万兵丁、民工，修通了金锁关到陕北延长县城的马车路。1907年，延长县城西门外打出了“延一井”，乃“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它的出现，既结束了中国大陆不产石油的历史，又在中国石油发展史上起到了先驱者的作用。而到20世纪90年代，陕北又一次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倍加关注的地方。陕北拥有了世界级的大煤田与中国最大的整装气田，真正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基地。一切仿佛如梦，一切又尽在现实。陕北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开发，以及为配合煤炭、石油、天然气大开发而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使黄土生风，岁月展翅，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从20世纪之初到现在，岁月又走了一百年。就在人类以何种姿态进入2000年，迎接新千年之际，又一个震惊世界的声音从中国传出：开发大西北，迎接新未来！“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退田还林（草），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治理思路已经展开。今后的陕北，一方面将大力发展能源工业与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将封山育林绿化，治理水土流失，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此二者互动互利，相得益彰。

历史是一面明镜，承载昨天，启迪未来。检阅中国历史，凡盛世必为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时代，必为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时代。今日的中国，正站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年代，扬帆远航。

陕北，我的家园。守望陕北，便是与时代同行。人类需要高度的现代化能源工业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而未来的陕北将是它们的最形象与最直观的注释。

走进陕北，与未来握手。

这是一个灿烂的童年遐思，一个延续了五千年的梦，至今仍历久弥新。

当我乘着融融月色，踏上桥山之巅，在森森古柏的深处寻访那轩辕黄帝陵时，这种感觉愈发强烈。“桥山龙驭”，一抔黄土堆垒而成的小土丘，在华夏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演绎出许多神奇的故事，使你在氤氲的月辉中，时时感受到它的力量，它的存在。

月以黄色而灿然，金以黄色而贵重。黄色是生命之源、生命之泉，是信仰，是追求。在这娇美的月色之下，我的思绪不断上升、飘飞……



## 二

以黄色土地、黄色河流、黄色皮肤而形成的黄土、黄河、黄种人，三黄归一，塑造出华夏民族的先祖黄帝。

相传五千年前的某一天，黄帝率领他的部落一路逶迤迁徙，来到古老的黄土高原。这位酋长银髯长拂，双目炯炯。他眺望着高原连绵起伏的雄姿——天的尽头是墨绿色的森林海洋，脚下是肥沃的黄土，百花盛开，蜂蝶争蕊，好一个休养生息的地方！黄帝抖了抖满身的风尘，下令部落百姓在此安营扎寨。陕北，以伸展亿万年积淀的沉厚而广袤的胸怀接纳了这支疲惫的队伍。从此，古老的黄土高原上出现了新的生机。黄帝老人发明了弓箭、舟楫、文字、指南车，教百姓建房造屋，缝制衣服，烧制陶器，冶炼青铜，治疗疾病，过着种五谷养六畜的安居生活，进入简单的农业时代。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便以此为雏形衍放广大，形成了气势磅礴、搏击寰宇的人类文明新篇章……

这是一个精心包装的童话，它的意义在于明确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

记得西方文化人类学学者拉法格曾经说：“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所谓的幻想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有当我们猜中了这些神话对于原始人和他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掉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

我们不应回避一个事实，黄帝时代是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地质、

地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在远古时代，陕北高原曾是一片辽阔的黄土塬，西北高而东南低，到处分布着深厚的黄土。那纵横连绵的大小山脉，宽广平坦的肥沃土地，曲折迂回的河流，清新多样的气候，丰富的自然资源，都是原始社会人类繁衍生息于此的理想条件。因此，黄帝故事在陕北出现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黄帝时期已经出现了农业，那么土地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人们也完全有理由把出生在黄土高原上的最可信赖与爱戴的首领称作黄帝。

战国邹衍创立五德终始之说，以土、木、金、火、水为次。以此比附，黄帝为五帝之首，应得土德。而土色黄，故称黄帝。“（黄帝）以土德王，故曰黄帝。”难道这仅仅是一种比附？

黄帝与黄土地相关，黄帝与农业文明的雏形相通。所有这一切，使陕北高原在跨进中华民族的历史大舞台时就变得那么神奇与厚重。

### 三

传说中的黄帝一生娶有四个妻室。正妃西陵氏女，名嫫祖；次妃方雷氏女，为女节；三妃彤鱼氏女；四妃嫫母。嫫祖二子：玄囂、昌意。玄囂，降居江水，昌意到了若水，均在今四川境内。昌意儿子颡頊，历史上被称为五帝之一。玄囂的儿子叫蟠极，蟠极的儿子叫高辛，即帝喾。帝喾妃子为炎帝后裔姜嫄，其子后稷，名弃，教民稼穡。

黄帝氏族在规模浩大的迁徙中，一支顺洛河而下，东渡浩浩黄河，入山西并继续东进，又分一支到达北京附近，一支南下河南并



继续进发。另一支即夏族，北进宁夏、内蒙古，后南下定居河南西部，最后迁到中原，与夷人、羌人结盟，首领为禹。

帝喾部落的一支到了周朝，姬姓势力最为庞大。其中一支后来南下江汉流域，建立许多国家。祁、任、己、姁四姓中祁姓又分出一支，即陶唐氏。陶唐氏后来南移，成了戎狄部落的缩影。任姓后裔中，又出现了谢、章、薛、吕、舒、祝、终、夏、毕、过等诸姓……

人化的神，神化的人，共同创造了华夏民族，使得华夏子孙一脉相承，血脉相连。更有意思的是，寻了半天根，原来它就在深厚的黄土高原里。

#### 四

“黄帝崩，葬桥山”（《史记·五帝本纪》）。这句含糊其辞的语言，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题：桥山的方位及隶属的郡县都不清楚。也因此黄帝到底归葬何方，众说纷纭。至今关于黄帝陵庙所在地仍有陕西、甘肃、河北、山东、河南五种说法。然而，岁月却过多地垂青陕北黄土高原的黄帝陵。

黄帝陵是祖先的安寝之地，尽管黄帝乘龙而去，这里只有他的衣冢，但中华民族是以孝为先的民族，五千年来，无论有多少种背叛，都未敢有过对黄帝祖先的背叛。历朝历代的祭祀成为倾注思慕之情的最神圣的礼仪。于是，这桥山之上才出现了一种神奇的自然景观——漫山遍野的苍翠古柏，构成了我国唯一的古柏群。也有了“七



“楼八扎半，疙里疙瘩不上算”的“柏树之父”，誉为“轩辕黄帝手植柏”的比附。可以这样说，柏树这种肃穆沉厚的道具，因黄帝而繁衍生息，根深叶茂。而黄帝陵也缘由众多柏树的相托，形成了悠久邈远的时空感，使人登临时产生无限丰富的联想。

## 五

皎皎中宵挂玉盘，  
碧空万里柏丛寒。  
何当结屋最高处，  
漫挹清光俯翠峦。

这是明代洪武年间诗人韩规赞颂桥山月的诗。桥山之上古柏参天，沮水之中银辉万点，月夜中的桥山沮水，是多么空灵与宁静啊！正如老诗人雁翼在《黄帝陵》中所写的那样：

我双腿跪下，双手按地  
并不是致哀  
仅仅是为着接通五千年血脉  
让祖先的血和我的血共流  
灌溉  
爱



是的，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不可能没有理念。而中华民族的理念就是这种神奇的古柏里“人文初祖”黄帝陵所赋予的。

桥山本身是中华民族的梦，而黄帝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维系着一个天真烂漫的信仰。

你说呢？

